

指文® 士兵系列 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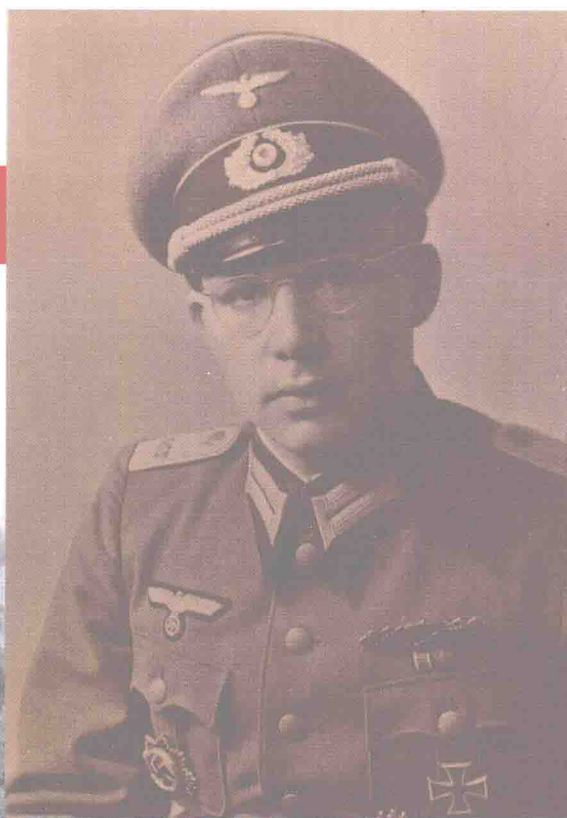
致命打击

一个德国士兵的苏德战争回忆录

【德】戈特洛布·赫伯特·比德曼 著

【美】德里克·S·赞布罗 著

小小冰人 译



中国长安出版社

指文

 指文图书®

致命打击

一个德国士兵的苏德战争回忆录

【德】戈特洛布·赫伯特·比德曼

【美】德里克·S·赞布罗

小小冰人 译

IN DEADLY COMBAT: A GERMAN SOLDIER'S MEMOIR OF THE EASTERN FRONT
By
GOTTLOB HERBERT BIDERMAN, DEREK S. ZUMBRO AND DENNIS SHOWALTER
Copyright © 2002 BY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Chongqing Foresight Informa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堪萨斯大学出版社授权出版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13）第21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致命打击：一个德国士兵的苏德战争回忆录 / (德)
比德曼, (美) 赞布罗著；小小冰人译. -- 北京：中国
长安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107-0761-2

I. ①致… II. ①比… ②赞… ③小… III. ①回忆录
— 德国 — 现代 IV. ①I51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4695号

致命打击：一个德国士兵的苏德战争回忆录

【德】戈特洛布·赫伯特·比德曼 【美】德里克·S·赞布罗 著 / 小小冰人 译

策划制作：指文图书®
出版：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14号（100006）
网址：<http://www.ccapress.com>
邮箱：capress@163.com
发行：中国长安出版社
电话：（010）85099947 85099948
印刷：重庆市蜀之星包装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6开
印张：23.5
字数：376千字
版本：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07-0761-2
定价：59.80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序 言

1941年，德军132步兵师的士兵们进军俄国时，深信他们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东征。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他们的职责，这是他们自小就接受的教育。带着这种天真，他们义无反顾地向东而去。四年后，伤亡惨重、衣衫褴褛、仅靠一点马肉苟延残喘的该师残部向苏联军队投降。

作为比德曼家族的密友，我早就知道戈特洛布·比德曼曾在东线服役过数年，但直到1985年才了解到这段确切的详情。当时，一支美国海军特遣舰队访问德国的基尔港，联邦德国海军邀请我担任舰队司令的翻译兼联络官。借此机会，我邀请欧洲的一些朋友来参观停泊于德国北部港口的美国海军战舰。我也请G·H·比德曼来观看北约此次的军力展示，他彬彬有礼地对我的邀请表示感谢，但又告诉我，这一邀请对他来说“迟到了40年”。正是通过这种奇怪的回复，我才得以获知1945年他在库尔兰的详细经历，以及一个寄托了被围士兵们最后希望的极其荒诞的谣传。1945年5月，一个传言在“库尔兰”集团军群的残部中广为流传，据说美国和英国将派出一支舰队到波罗的海来疏散比德曼所在的师，从而使其免遭苏联红军的歼灭。更有谣传说，库尔兰的老兵们随后将加入已到达易北河畔的美国军队，他们将在那里与苏军作战，将俄国人赶出中欧。

此后不久，我来到德国南部的黑森林地区拜望比德曼，以整理他在战时的经历并将其译为英文。我拿到一份回忆录的副本，为缅怀师里的那些老兵，他在多年前便已私人出版了这部回忆录。1964年，比德曼花了几个月时间将《Krim-Kurland mit der 132. Infanterie-Division 1941-1945》这本书撰写完毕，那时离该师衣衫褴褛的残部走入战俘营不到二十年，离第132师最后一批幸存者被苏联政府释放不到十年。这部回忆

录成为了撰写本书的基础。

从苏联腹地那些不知名的集中营和战俘营获释多年后，前库尔兰的老兵们发现自己越来越被战斗中残暴的场景所困扰。与许多同他们激战过的士兵们一样，这些老兵带有一种深深的负疚感：那场灾难导致数百万人丧生，自己却活了下来；他们越来越发现自己被无法治愈、反复出现的战场噩梦所惊醒。一个个夜晚被那些死于突破薄弱防线的苏军士兵的冲锋枪和火焰喷射器下的战友发出的惨叫声所打破。数米外，敌军士兵被困在一辆燃烧的坦克中的场景和声音，无法从记忆中被轻易抹去，岁月的流逝并未能减少恐惧的反复发作。

通过撰写回忆录，这位前德国国防军军官试图抚平心理创伤，并将其战时遭遇置于一个未参与者都能分享，而经历过那场灾难的老兵们都能找到共同点的角度。依靠他个人的回忆，并采用了师里其他战友长期被遗忘的经历，比德曼完成了这部手稿，以不带偏见的准确，生动地描绘了步兵们目睹、经历的东线岁月。

正如G·H·比德曼在其手稿的前言中解释的那样，这本书并非为了重现许多残酷的历史事件，尽管它们在某些方面代表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打算通过这种疏漏来暗示此类事件从未发生过。本书的目的绝不是为了替那些重要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骂名推卸责任。书中讲述的是奋战于前线的士兵们亲眼目睹的故事，仅此而已，因而不会对战争的起因加以审视，也不会探究随着德国军队的整个征途而发生的政治事件及其后果中潜在的负疚感、悲哀或悔恨。许多年前，泽普·德雷克塞尔上校曾在《Krim-Kurland mit der 132. Infanterie-Division 1941-1945》一书中写道：“这本书是献给阵亡者的，但它也是为活着的人而写。”这部手稿的翻译和出版正是本着同样的目的。

与G·H·比德曼的面谈、对相关事件的讨论以及对陈年文档和照片的细致研究，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好几年。作为比德曼战时经历的译者和合著者，我认为有几个相关问题应该引起读者的注意。我觉得最好用德语称谓来标注大多数军衔和部队名称，以免偏离传统的德国国防军军事体系。专业历史学家们也许对此并不赞同，或是在一些地名、敌军实力、相关事件的具体

日期上发现谬误。对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本书主要的原始资料来自那些在战场上匆匆完成的信件、凭借泛黄的照片回忆起来的人名、以及比德曼和他那些同在东线服役过的幸存战友衰退的记忆。为了解某个特定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我偶尔也会采用官方报告和部队的战时日志。官方文件和日志中的大多数信息来自对战俘的审讯和战场上缴获的文件，因此，这些文件并不都是确实可靠的。

大多数官方文件由弗里茨·林德曼将军的遗孀和儿子提供。这些文件得以保存至今，完全是因为“7·20”事件后，盖世太保搜查林德曼将军位于德国北部的住所时，忽略了他德国南部博登湖附近的另一座住宅。暗杀事件的几个月前，将军便已将他的私人文件转移到那里妥善保存。

本书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了解东线历史事件的来源，还必须将其视作一个被邪恶意识形态所欺骗的人目睹和参与的事件的精确编年史。这场远征的幸存者经历了巨大的角色转换，从入侵的征服者沦为精疲力竭、孤立无援的部队，面对占尽优势的敌人进行着殊死战斗，而历史则给他们的经历蒙上一层越来越黑暗的阴影。尽管存活于这种阴影下，那些经历了历史上这场军力和工业实力最猛烈的对决而幸存下来的人们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邪恶世界中关于生存和失败的种种教训。我们有责任从这些事件中吸取教训，并留意它们一直在传递的信息。

德里克·S·赞布罗
德国，多尔恩斯特丁

目录

序言

前言·····	001
第一章 向东方进军 ·····	010
第二章 跨过第聂伯河 ·····	036
第三章 梅肯济亚 ·····	060
第四章 克里木 ·····	090
第五章 敌人 ·····	118
第六章 塞瓦斯托波尔 ·····	128
第七章 盖托洛沃 ·····	148
第八章 加特雷 ·····	188
第九章 临近的结局 ·····	216
第十章 库尔兰：最后的战线 ·····	250
第十一章 苦涩的结局 ·····	270
尾声 ·····	296

附录 ·····	321
----------	-----

鸣谢 ·····	326
----------	-----

前言

任何一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线地面作战的回忆录都会引发两个基本问题：作者为何要做他所做的一切？他是怎么熬过来的？戈特洛布·比德曼讲述了一个在世纪之交变得越来越陌生的故事，一个需要投入智力和让情感做出反应的故事。对上班族来说，比德曼是一位勇士。他不是坦克兵或飞行员，而是一名步兵。他没有在大德意志师或装甲教导师这种精锐部队中服役，而是在一个数字番号像电话簿条目的不出名部队中任职。比德曼也没有获得阿道夫·希特勒亲自颁发的高级勋章。他的两枚铁十字勋章、克里木盾章和近战勋饰，对一名活着佩戴这些勋章的东线老兵来说，几乎是一种标准的奖励。

但要获得这些勋章也并非易事。1942年，比德曼参加了对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进攻，这场历时六个月的围困战使德军付出了伤亡10万人的代价，但其荣耀却被对斯大林格勒的攻势所遮蔽。1943年，比德曼和他所在的师北上赶往列宁格勒前线，但此刻已是这场史诗般战役的最后几个月，记者和摄影师们已跑去别处发掘新题材。1944年，苏军的庞大攻势将德国一整个集团军群围困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库兰包围圈内，比德曼在那里结束了他的战争。第132步兵师在列宁格勒前线的沼泽和森林中激战时，比德曼也获得了更高的荣誉：金质德意志十字勋章、金质战伤勋章和荣誉勋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他还获得了击毁坦克臂章。这些勋章的重要意义在于，作为一名下级军官，需要多次负伤、历经无数次战斗方能获得。他的经历再度成为一个脚注，这一次针对的是第三帝国的最终毁灭。

比德曼并不“典型”。对二战中的德国士兵来说，并不存在什么典

型人物，其他军队中他那些同行亦是如此。但比德曼的战争故事又是每一个士兵的战时经历，是那些长期担任高级士官和下级军官的一个传奇，用布鲁斯·卡顿的话来说，这些人几乎没有升职希望。

大多数英文版的德国视角二战个人回忆录，描写的都是高级指挥官、空军战斗机部队、邓尼茨的U艇部队、装甲师或是武装党卫军。约翰内斯·施泰因霍夫、盖伊·萨杰、米歇尔·魏特曼，他们的故事一次次出现在书架上和脚注中。但对服役于第三帝国武装部队中的数百万普通士兵来说，没人提及他们的经历和牺牲。他们默默无闻地战斗，默默无闻地死去。就连那些阵亡于俄国的士兵的坟墓也被毁掉，有些是后撤中的德国军队所为，其他的则是被决意为其2000万死难同胞寻求报复的苏联军队所毁。

这些幸存者发现，在寻求道德和物质重建的德国，除了自己的家人，没什么人有时间或兴趣聆听他们的故事。世纪末，德国并未像美国和英国那样，在老兵们退役，打开军用手提箱和回忆后，或是子女们参加葬礼并了解到父亲的事情后，出现个人回忆录大量出版的情形。

这些故事并不都是胜利者的大肆宣扬。不过，它们描述的都是一场“正义之战”，打击的是应该被打击并被击败的敌人。同时代的德国人又该如何叙述他们所经历的战争？比德曼的故事由他所参加的军队的框架和所服务的国家的性质构成，尤为重要的是，是由与英美同行截然不同的一套文化和知识习惯所构成。

德国的战争回忆录起源于1914—1918年的经历。与英国、法国和美国一样，是一个有限的、主要是中产阶层群体的产物：自我意识和自我反省。它还发展出一套惯例，对其风格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因为大多数回忆录作者既不是作家也不是知识分子，他们只是希望讲述自己的故事，往往是在已确立的框架中进行这一工作。1914—1918年间的德国回忆录作者倾向于以黑格尔的措辞描绘战争，成为以毁灭和重建的循环为特征的连续统一体中的一部分。个人的战争经历形成了一部教育史（Bildungsgeschichte），一个通过个体投入与有组织的公共进程之间的辩证逻辑而增长的故事。

记录下希特勒战争期间自己亲身经历的德国人，大多来自这样一代人：他们将那些早期回忆录视为一种规范，以此来讲述越战时期的作者蒂

姆·奥布赖恩所说的“真实的战争故事”——这个解释为那些从未被描述过的东西描绘出真相。他们还采用了一种被德国人称为“英雄般的，悲壮的”（heroisch-pathetisch）的风格，这并不符合英文的使用惯例，是以一种文绉绉的措辞将浪漫主义和形而上学合而为一。

这个词被翻译成英文时经常被解读为“自怨自艾的吹嘘”，这一点加强了英美读者的倾向性看法，即：德国人的战争回忆录是为了传达军国主义和原法西斯主义。法国和英国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个人记述集中于毁灭和背叛、分裂与破碎。英语世界将战争冲突的“真实”回忆与法利·莫厄特的醒悟、奥迪·墨菲不带感情色彩的措辞或是蒂姆·奥布赖恩滑稽的后结构主义联系在一起。不过，借用奥布赖恩的另一个观点，所有的战争故事都是假的，但所有的战争故事又都是真的。《致命打击》一书中，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使用的叙述方式。

比德曼的叙述方式超出了一名前线步兵所用的语言。《致命打击》最初并不是写给普通读者阅读的，甚至不是写给德国老兵们看的，而是为这样一群人所写：比德曼所在的团和师里的生还者。作者没有不厌其烦地解释那些编制和术语，因为他那些读者对此应该非常熟悉。还要记住的是，尽管是一名下级军官，但比德曼并不一定比他的美国同行更熟悉他所在部队的各方面编制问题。盖伊·萨杰的经典著作《被遗忘的士兵》，其真实性最近遭到质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术语、装备、指令和地点这些细节问题，实际上，一名普通士兵不太可能留意并记住这些。连排级军官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

这里有必要对二战中的德国步兵做个适当的介绍。与所有军队一样，其基本构成单位是师。但与美国陆军组建同类型、可互换单位的做法相比，德国步兵师是以“波次”来组建和装备的，整个战争期间，他们动员了多达35个波次。戈特洛布·比德曼所在的第132步兵师属于“第11波次”，1940年9月为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入侵苏联而组建的。1941年4月—5月，该师参加了短暂的巴尔干战役，但1941年6月30日，该师跨过苏联边境时，战争才算真正开始。比德曼就是从那时展开了他的叙述。

起初，各个波次中的各个师，装备状况稍有些不同，这取决于武器库里有哪些可用的装备，或是纳粹德国能从刚刚被征服的国家搜刮到什么。一些

师在进入苏联时配备着缴获来的法制反坦克炮，补给车队里也装备着法国车辆。例如，比德曼最初服役的反坦克连就用法制轻型拖车（洛林装甲车）来拖曳他们的火炮。

与武器装备相比，德军的编制更标准些。德军步兵师辖有三个步兵团，每个团有三个营——第132步兵师辖第436、第437和第438团。另外，还有一个由四个营组成的炮兵团，营的番号从Ⅰ编至Ⅳ。而美国军队则是由一个炮兵指挥部辖四个独立的炮兵营。与美军编制形成对比的是，德国步兵师还编有一个反坦克营和一个配备着马匹、自行车、几辆轻型装甲车的侦察营。按照德国军队的标准做法，第132步兵师里的这些单位都被赋予该师的番号。

德国和美国军队在工兵、医疗、通信和后勤单位方面基本相同，只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德国步兵师几乎完全以马匹为运输工具。在其战争实力处于满编状态的1939年，一个“第一波次”步兵师，在优先获得装备的情况下，拥有5000多匹战马，卡车却不到600辆。1933—1939年间，纳粹政权强制拟定、毫无计划的再武装进程，根本不可能考虑到发展汽车工业，让一支大规模军队实现机械化的问题。最高统帅部做出了合情合理的应对，他们设计出一系列具有先进水平的马拉大车，并以滚珠轴承车轮和橡胶轮胎加以改良，这些大车被配发给部队，使他们能在任何情况下行军。唯一的例外是反坦克连和反坦克营，因为需要他们实施快速机动以阻截敌军的装甲部队。总的说来，整个战争期间，步兵由卡车运送通常意味着出现了紧急状况，并不太多见。

战争期间，人员的伤亡和装备的损失使德国步兵师的编制进行了数次修改。对第132步兵师来说，最大的改变出现在1944年，每个步兵团仅辖两个营，侦察营也改称“燧发枪手”营，该营实际上就是第七个步兵营，由师长直接控制。

人员的减少，至少从理论上说，应由新式装备来弥补。评估这种做法的最佳方式，是对第437步兵团的结构加以仔细研究，这场战争的大多数时间里，比德曼就在该团服役。研究二战期间美国陆军的学者们会发现这种情况并不陌生，1941—1945年间美军步兵团的结构，至少在表面上与其德

国对手几乎完全相同。实际上，美军1940年的编制表有意识地模仿了德国军队。

每个德国步兵营辖有三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尽管与美军步兵营的重武器连类似，但这个机枪连编有一个迫击炮排。一个美军步兵团的十二个连，按字母顺序从A编至M，其间省略了字母J。而德国步兵团所辖连队的番号则从数字1编至12，此外还有一个靠马匹拖曳的第13连，配备着短射程、近距离支援火炮。美军步兵团里也有一个担负同样任务的火炮连。德国步兵团还辖有一个配备着12门反坦克炮的反坦克连，番号为第14连。

反坦克连是德军步兵团里唯一的全摩托化单位。比德曼在该连服役的大多数时间里，第437步兵团第14连配备有12门37毫米高速炮。实际上，1942年末，美国步兵带入突尼斯的就是这种反坦克炮的仿制品。这款火炮最初列装于1936年，重量轻得可以靠人力在短距离内转移位置。但在1941年中期前，作为一种反坦克武器，这大概是它唯一的优点。37毫米的轻型炮弹经常被苏军坦克的装甲弹飞，这使它获得了一个可疑的绰号——“陆军的敲门器”。特别是在面对苏德战争前便已投入使用的T-34和KV重型坦克时，德军反坦克炮手不得不在近距离内射击炮塔接合部这种脆弱部位，或者让坦克通过后再朝其侧面或后面开火。这种做法非常危险，需要炮组中的每个成员具备钢铁般的神经和精确的时机把握。

这是一种重要的战术，因为在东线的大多数战斗中，拖曳式反坦克炮是德军反坦克防御的支柱。美军步兵师通常可以依靠配属的一个坦克营和一个自行坦克歼击车营，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军步兵师最多只有临时拼凑的几十辆自行火炮，剩下的就只能指望各个步兵团的反坦克炮手了。随着战争的继续，37毫米反坦克炮先是被50毫米反坦克炮取代，随后又换成75或76毫米炮，它们能更有效地对付苏军的坦克和自行火炮。但是，对于炮手和伴随他们一同战斗的步兵的心态要求却没有改变。如果说二战中的德国步兵在近距离战斗中是有史以来最顽强的战士，那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1943年结束军官培训返回部队后，比德曼没有返回反坦克连，相反，他被派去指挥一个步兵单位，自1941年以来，德军步兵的武器装备和力量结

构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与美军一样，德军步兵连的基本构成单位是班或称为“gruppe”。美军步兵战术依靠作为个体的步兵及其M-1伽兰德半自动步枪。班里的自动步枪则是一种支援型武器。而德军步兵班则以轻机枪为核心，MG-42在比德曼的后半段记述中起着突出的作用。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其他端着手动步枪的步兵要为机枪组提供掩护，并为他们提供弹药。只要机枪仍在射击，就有守住阵地的机会，除非敌人的兵力占据压倒性优势，或是投入了坦克。

MG-42的高射速和可快速更换的枪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线德军部队兵力的不足。而每个步兵只要有机会，便会丢掉手中本世纪初的步枪，换上一把德制MP-40或苏制冲锋枪。后者因为耐用性和可靠性，特别是其出色的性能而大受欢迎，尽管它独特的射击声容易招致友军误击。AK-47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受到越战美军的青睐。

1943年初，处于困境中的德国步兵开始使用世界上第一款突击步枪，Sturmgewehr。这种步枪的子弹更轻、更小，可以全自动射击，并且经受了最恶劣环境的考验。虽然并未普遍列装，但在第132步兵师这样的普通部队里也使用了这种武器。尽管比德曼没有明说，不过，利用军衔的特权得到一支也在情理之中。

与美军不同的是，德军步兵师还有一个新兵训练营，或称之为“补充营”。这同样是一套综合政策中的一部分。整个德国被划分为21个军区，国防军的每个师都被分配至其中的一个军区，从那里获得补充兵。这些军区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说它小是因为它足以促进地域认同感，说它大则是因为某个城镇或区县不会因为战场上的一次灾难而损失它的大部分年轻人，1916年英国“伙伴营”就是个例子。第132步兵师作为一支南巴伐利亚部队，组建于第7军区，随后又被调至第12军区，该军区所辖的区域包括埃菲尔山区、普法尔茨和萨尔区，1940后又增加了洛林省——比德曼结束军官培训后就是向这里报到的。

一般说来，新兵、伤愈者或派回后方学习专业课程的人，都应向所属团的补充营报到，再从那里分派回前线，通常是跟随有组织的支队。向师属补充营报到后，他们将根据需要派往前方。随着战争的进行，这种体系逐渐被

打破。归队人员可以从任何一个补充营分派去任何一个需要他们的单位，或是全部投入到临时组建的战斗群中，以应对紧急情况。正如比德曼的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团和师的地域认同感逐渐被打破。不过，尽可能保持部队地域特点的观念始终没有彻底消失。

战争末期，凝聚力为德军战线的效能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比德曼被派去指挥的那种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他所描述的“突击预备队”或“应急连”就是充当紧急突击力量的临时战斗群。这种战斗群通常围绕着团属工兵排组建，其成员可能包括厨师、文员、尚能行走的轻伤员和散兵游勇，美国军官绝不会选用这些人去从事危险的任务，哪怕他们是唯一可用的人。但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第437团就是靠这些“不中用的士兵”多次挽救了危急的战术态势。

没有什么战士比戈特洛布·比德曼、第132师的士兵们及身着德军原野灰军装的数百万军人更加英勇善战。也没有什么战士在更加恶劣的情况下奋战过。比德曼和他的战友们，真的像他们经常认为的那样，只是在非常时期尽到自己职责的普通人？阿道夫·希特勒新秩序的丑恶现实真的远离前线？当然，这本书里没有提及对战俘或平民的屠杀。相反，比德曼费了些笔墨来描述与克里木农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他反复强调，被俘的苏军士兵得到了“得体”的对待。文中仅有的涉及大屠杀的文字，是他描述的发生在列宁格勒附近一座“犹太人公墓”的激烈拉锯战，对在一个无情的环境下为自己的生存而拼死奋战的比德曼和他那些战友来说，可能无法感觉到这种讽刺意味。

比德曼的文字中没有加入强烈的意识形态，而斯蒂芬·弗里茨和奥默·巴托夫曾将此笼统地描述为德国军队的特点。在一本结合了50年反思和4年战时经历的回忆录中，这一点原在情理之中。对一个自我定义为“普通德国人”、试图讲述他所记得的真相的人来说，时隔几十年再来肯定国家社会主义对维持部队士气和战斗力的重要性，这种做法匪夷所思。同样，对醒悟、悲观和玩世不恭的无数小插曲也不必完全当真。

比德曼最倾向于肯定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他不加批判地认为，德国人是比俄国人更加优秀的士兵，他们也比后者更具人性。阿道夫·希特勒既不是个象征，也不具备号召力，对第437步兵团的士兵们来说，他和他统治的德国

同样遥远。但这两个潜台词相结合，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战争故事”。无论混杂着怎样的意图和记忆，《致命打击》都是个被封装起来的故事。部队和战友就是比德曼的整个世界。“民族共同体”变为一组留存于磨损照片中的肖像和渐渐消逝的记忆。“德国在东方的使命”沦为面对艰难困苦时的求生。

就连“战友情谊”也已不复存在。这本回忆录中，一个可怕的插曲是比德曼所描述的一次“执行军法”。受害者所犯的罪行是从部队的邮包里偷窃食物和香烟，当然，无论在哪个军队，无论是什么时候，这都不是件小事。但在希特勒的军队中，对这种罪行施加的处罚极其严厉，以至于窃贼宁可实施谋杀，也不愿遭到举报。在英美军队中并不算特别严重的犯罪，在德军的纪律体系中却遭到残酷的惩处。整个二战期间，德国军队处决了15000名自己的军人，100000多人被判处一年以上的监禁。另有数千人被送至惩戒营，那里的条件，用一位生还者的话来说：“就像被关入了死囚牢房。”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曼弗雷德·梅塞施密特曾说过的那样：“这就是纳粹所谓的‘民族共同体’！”

现代战争中敌人的“人格解体”和“客观化”被描述为“人性丧失”的一个先决条件，反过来，这又成为实施杀戮（无论是在前线、后方或在集中营内）必要的第一步。但客观化需要互动，丧失人性的人必须做到这一点。战争也隔离、创建了某些环境，游离于某些重要中心之外的一切，一名士兵必须穿透类似于西尔维娅·普拉斯所说的“钟罩”来感知。比德曼这本回忆录结束前，并未太多提及俄国人的丧失人性。德国人没有丧失现代化，但却丧失了文明。第437步兵团的幸存者就像一群挤在火堆旁的原始人，呆呆地盯着火焰，将其视为抵御徘徊于火堆外的莫名恐惧的护身符。

丹尼斯·肖沃尔特

第一章

向东方进军